晉察冀日報
〔抗敵報〕
第一一五〇期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地址：晉察冀邊區
（本日出版一大張）（按期計費郵費在內）

抗戰勝利日近
敵佔區耆老思慕邊區　偽組織人員表現動搖

本報訊：在我政治攻勢和反蠶食的武裝鬥爭中，偽軍偽組織人員極度動搖，人心更歸向於我。×縣偽縣長暗暗的向偽組織人員說：「讓老百姓趕快繳統累稅吧！不繳不抵，八路軍快打進城來了。」一個翻譯官看到我們關於紅軍勝利和日本必敗的宣傳品後大受感動，向人說：「老兄，唉！大家可照顧些，咱們都是中國人，幹這種營生也是沒辦法的事」。敵佔區一個年近花甲的士紳，以前對抗戰的態度是冷淡的，有一次看到我們的晉察冀畫報，連飯都忘掉了吃，直到他老婆叫他，才想起來。以後遇到我們的工作員或軍隊總要宣傳品看，並且轉變了他以前的態度。×縣的偽軍和偽組織中的人員，都深深的知道日本將敗，中國快勝，他們時常在牆邊和屋角拿自己所看到的標語和新聞，暗暗的交換着意見，期望着反攻勝利的那一天。許多游擊區的士紳，接到「實話報」後，不但自己細心閱讀，並且介紹給別人，就是幾個月的舊報紙都被珍貴的保藏着。（丁山、效模）

社論
華北敵佔區的慘狀　與敵偽的「肅正吏治」

目前整個華北敵佔區的人民，正陷入於空前的災難中。「糧食恐慌」「物價飛漲」「金融紊亂」「商市凋敝」……是這一災難的病象。而敵寇的掠奪，偽政權的壓榨，特務的橫暴，漢奸的勒索……這些又在加深着這一災難，終於造成不可救治的病症。這種病症正像可怕的黑死病一般，還在繼續蔓延着，傳播着，從都市到農村，到敵佔區的每一角落，人民都在這災難的侵襲下過着黑暗混沌的生活。敵佔區到處充滿着恐怖，不安，呻吟和逃難，同時，人民對敵寇漢奸的憤恨亦達於極點，消極的積極的抗拒行動正在熾熱的高漲。這一切使得敵偽再也無法隱瞞，再也不能以什麼「王道樂土」「華北明朗」的鬼話欺騙任何人了。於是，不得不來一套新鮮花樣。

偽華北政委會改組後，漢奸頭子朱深「就職未久」就下了一個「肅正吏治」的訓令。在這一「訓令」中，他也不得不承認目前華北的敵佔區是「飢民遍野，流亡載道」，「舉目民生，如在水火」。誠然，這已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但我們卻要問，這大的災難是誰造成的呢？——這就是朱逆所不敢說甚至也不敢想一想的。

朱逆說到他們漢奸政權的「官吏」們是在「利用職權」「魚肉鄉民」「舞弊營私，不一而足」。其實，這倒不待朱逆自供，敵佔區的人民是早已親目所見，親身所嘗了。「苛政猛於虎」的意義，敵佔區人民早已經深深領會了。朱逆所述，還不及其實際罪惡的萬一。但我們也還要問，這般萬惡不赦的罪孽，誰為禍首？——這又是朱逆所不敢講甚至也不敢想一想的。

事實很明白，全華北的人民也都清楚，掠奪人民財產，破壞農村耕地，抓伕青年，殺戮其父母，姦污其妻女，焚毀其田園，侵佔其房屋，造成這空前的災難者，不是別人，正是那野蠻的日本強盜和無恥的漢奸，「貪得而無厭，殘民以自肥」「魚肉鄉民」者，也不是別人，正是所有依附於日本強盜的那些無恥漢奸，而朱深之流正是其中之尤者。

既屬漢奸政權，「吏治」就絕不會「肅正」。朱深的「訓令」不過是一篇新的欺騙，藉以緩和人民反抗偽政權的情緒罷了。

然而，他的詭計還不只此。試看，朱逆在喊着「肅正吏治」的同時，不是正在「強化決戰體制」的口號下，加強物資的統制嗎？不是正在把華北作為日本的「兵站基地」「產業基地」嗎？不是正在抓青壯年編練偽軍為敵寇強盜的先鋒嗎？「開發公司」擴大成「開發協會」，不是要明要把華北的資源盡量「開發」以便「滿足供給」日本強盜，為「大東亞戰爭」的獻祭嗎？一面喊着「救人民於水火」，一面卻把人民推到無底的深淵，朱逆的用意不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了嗎？

所謂「肅正吏治」實際上就是說嫌現在的漢奸「吏治」，對人民的搜刮還不夠，對人民的摧殘還不夠，對敵寇強盜的「供獻」還不夠。所謂「肅正吏治」就是要「強化」對人民的掠奪奴役，加速摧殘人民的死亡，把華北徹底的變為敵寇的「兵站基地」「產業基地」，把人民最後一滴血汗也要拿去「供獻」「大東亞戰爭」，這一個毒辣計劃，正是敵偽在垂亡前的掙扎！

敵佔區的人民看得很清楚：今日的華北，敵佔區與抗日根據地已是再顯明不過的兩個相反的對照。在抗日根據地，人民過着光明幸福的生活，自由有保障，生活有保障。這裏有的是團結的偉大力量，足以克服任何困難，戰勝敵寇任何惡毒的計劃。目前，就正在準備力量，迎接反攻勝利的到來。而敵寇漢奸的最後掙扎，亦適足促成敵佔區更大的危機加速其滅亡。我們要拯救敵佔區人民於水火，只有更堅決的對敵鬥爭，而敵佔區人民要脫離這可怕的災難，也只有更堅決的對敵鬥爭。

注意日寇欺騙陰謀
盂縣敵收買紅槍會　五台發展偽國民黨

本報訊：在我政治攻勢的勝利下，敵寇自知其欺騙宣傳難以籠絡人心了，於是近來又加強其「以華制華」的老把戲，特別引用一些封建迷信落後份子，把他們組織起來，好招搖撞騙。盂縣敵近在干河一帶又召集舊日「紅槍會」開會，除照例作了一番麻醉宣教外，臨了還把掠奪來的小米發給其首領四十八石，並偽鈔一千四百元，施行收買，令其在窰池一帶發展組織。但從去年盂縣紅槍會案件揭露後，羣眾早已洞悉其奸計。敵寇了解到這一點，於是決定改換一個名義，叫作「未來和平宗教分會」，其一切活動則歸「資財獻納指導委員會」指導。據說該指導委員會在河北山西的負責人是李良香，（同時他又是干河村「紅槍會」的師傅。）在天津特區二十三號還有他們的辦事處，從事所謂「指導對策」之研究。在五台，敵人又用另一種名堂，偽國民黨負責人張效孔等便是敵寇的忠實奴僕，近來張逆等在特務機關指示下，更積極活動，在××等村建立他們的「組織」，其發展對象為貪污腐化，好吃懶做的流氓地痞，對一般羣眾，故意宣傳說「咱們是真正國民黨，日本人並不管我們」。但五台敵佔區羣眾誰也不肯相信，因為他們早已知道偽國民黨正是日寇組織的漢奸團體。（若人、羊君）

敵抓壯丁花樣翻新
群衆識破白費心機

本報訊：敵在各地抓捕青壯年，近又想出更多新花樣：在易縣，敵令八個鬼子和六個狗腿警察，背着一個破舊不堪的話匣子，到各村的街上，支開話匣子後，派狗腿子警察沿街喊叫：「聽戲去了，真好呀！」但是誰敢去呢？！在北白虹村一共去聽的不上六十人，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走到那裏一看：在那些人裏就屬他年輕了！他慌忙的溜走了。另外在徐定及雲彪等地，敵人在各處團村抓人，無論老人小孩和婦女一律強拉走，逼迫青壯年去「兌換」，或要糧食去贖。在平定、娘子關敵人七八十名出來到大小山溝搜了兩天，但是搜了幾個老嫗和小孩，一無所得；於是敵人把這些婦孺放回去，告他們說：『我們不回娘子關了，要回舊城去』。使被放回的人沿途傳播這一消息，企圖誘惑我青壯年回家。另外還用一種辦法：把捉到的小孩子驅趕到村子的最高的廣場上，並要他們追逐嬉戲，不時的喊叫：「日本人走了！」「你們回來吧！」敵人則潛伏在每一路口，等候抓捕回去的羣眾。但是敵人這一套怎樣儘管多，老百姓心裏可有準兒：『無論如何，不上鬼子的當』！當時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敵人怎樣威嚇他，始終不喊人回來。（玉祥、強伯、石平、劉川）

敵兵自相械鬥

平定訊：由於敵人強迫修碉挖溝，做工的民伕不但被迫對敵仇恨日增，即敵軍內部一些士兵，也是不高興的，二月二十四日，平定南莊南山上監工的敵軍三名，因修碉問題互相爭吵，竟至用武相拚，致兩個敵兵斃命。（漫波）

敵對偽軍防範益嚴
分化、收買、監視

五專區訊：近來偽軍反正者日多，敵寇異常恐懼，因之，對偽治安軍防範益嚴，現多採取內外夾攻的監視辦法。一方面在治安軍駐地外圍，駐屯一部敵寇軍隊，以便遮斷治安軍與外界之接觸，另一方面則收買一部分偽軍軍官在內部進行特務工作，而同時又利用偽軍官長之勤務兵弁等作其耳目，對偽軍官兵之言行秘密監視。有時故意挑撥官兵感情，防止共同團結行動。聞敵在偽「滿洲國」所用的「轉調政策」（即每隔三四個月即將偽軍轉調一次，每次發給轉費若干，一面藉以利誘，同時防止了因駐地日久，與地方上有了聯絡發生意外。）亦將在華北施用，以便達成其對偽軍分散統治的目的。（白原）

大漢奸殷同怎麼死的？
張帆

在敵佔區，今天又出現了一種新興的寄生的剝削階級，這個階級是漢奸，兼巨商所構成的，漢奸殷同便是這一階級的出色人物。

殷同是賣國「有功」的賊子，抗戰後他當了偽華北政委會的常委，偽建設總署署長和新民會副會長。他仗着他的勢力，和賣國「元老」的資格，與日寇及汪時璟，余晉龢等勾結，操縱物價，囤積居奇，搜刮民財。據說他私人在香港存款達幾千萬元，香港陷落後，日本軍閥查出了這筆款子，要他「獻金」，他無辦法只有以汪時璟的名義「獻金」一百萬元，但日本軍閥嫌少，還要他再「獻」，他當時未理，一口氣跑到日本橫濱，去要求不要再叫他「獻金」，成功後，回北平的路上，卻被日本軍閥扣在秦皇島了！

狗是忘不了吃屎的，殷同是忘不了討媚日寇發洋財的。日寇「五次治運」破產，殷逆為討得主子的歡心，為乘機作筆賺錢的糧食生意，便跟着新民會顧問小磯，到津浦綫「視察」。在徐州他找到當地日本司令官，當面拿出岡村大將的介紹信，那位司令官看信之後，勃然大怒，認為殷同是以岡村大將來壓制他，便賞了他一個響亮的耳光。

抱着熱刺刺的頭，殷同離開了那位「皇軍」司令官，他買糧食的計劃成了泡影，他內心燃起了劇烈的不可告人的悲哀和痛苦，之後，他偷偷的跑到上海，那裏的醫生告訴他，他染患了絕症，已經無法醫治，如此，殷同便「名登鬼籙」了。

大漢奸殷同死後，他的家屬還從北平跑到上海去「招魂」，而他家裏的幾百萬家私和無數存款，以及私囤的四千八百包大米，統統被敵寇沒收了，事後，敵寇又找到他的兒子，以「乃父囤積居奇」相威脅，又勒索了五萬元「獻金」，回頭日寇就從他數百萬元家私中，拿出區區的一萬元賞給他的家屬作為「治喪費」，「以示體恤」。地下的殷同有知，不知是哭是笑!?而將要和殷同一樣被敵寇一腳踢開的漢奸奴才們，不知對賣國元老殷同之死作何感想!?

大漢奸成了日本強盜的奴才，小漢奸就成了奴才的奴才 —— 田文炳

頓內茨中流大戰展開
紅軍力克右岸兩地區
中路續向斯摩稜斯克壓縮包圍

頓內茨河中流大戰，截至二十日，正在猛烈展開中。據十九日蘇聯情報局公報稱，紅軍在該綫與敵方强大坦克及步兵部隊展開激戰，在若干方面擊退德方進攻，但德方又以生力部隊投入戰鬥，繼續猛犯。二十日塔斯社戰地消息，德寇在頓內茨中流區域各個窄狹地帶用重兵進犯，其攻勢指向許多重要的居民地區和交通綫，紅軍不斷反攻予以阻遏。右岸兩地區戰事最烈，紅軍戰勝優勢敵軍，克復該兩地區。此綫蘇德雙方都出動大批空軍，空戰在若干地區無片刻間斷。新華社莫斯科十九日電訊稱，頓內茨河的大戰已進入了最激烈的階段。又蘇聯情報局二十日公報稱，朱古雅夫區蘇軍猛烈展開防禦戰，整日擊退德寇進攻，德坦克隊中蘇方地雷，連車帶人炸成粉碎。

中路紅軍，據蘇情報局二十日公報，繼續進行攻擊戰，克復許多居民區。二十日塔斯社消息，菲雅茲馬西南紅軍收復的許多居民區中，有區中心夫斯科地，據德寇曾在該地頑强抵抗，直到紅軍形成半圓包圍陣後才狼狽撤退。較北地區，據二十日公報，紅軍攻勢獲得勝利。二十日路透社電稱，蘇軍中路攻勢展開，縮小對斯摩稜斯克的包圍圈，現在已直抵該區的最前綫。

西北綫伊爾曼湖南岸，據二十日蘇情報局公報，紅軍繼續攻克許多居民區及堅固設防的德方據點。十九日新華社電訊稱，伊爾曼湖區域鐵木辛哥部紅軍重新採取攻勢，在若干地帶壓迫德軍後退。

法國莎伏亞山地
游擊隊聲勢浩大

（本報特譯）日內瓦十八日塔斯電：安瑪斯方面的報導說：上莎伏亞形勢最近甚爲緊張，大批特務警察開到安瑪斯，一部份駐在圖昂。特務警察用各種方法阻止人民以食糧証給隱匿在山地的游擊隊。某日並召集出走參加游擊隊的人們的母親和妻子，警告他們要是出走者不設法在三月十九日以前回返原地，那麼裝甲部隊就要開始掃蕩，被捕者都將詐以違抗總動員令的罪名，就地槍決。維琪政府也宣佈，全法將實行夜間警戒制度，以保護鐵路交通綫。安瑪斯張貼着徵召十八歲至五十五歲的男子動員令，以求組成執行夜間警戒制度的隊伍。據悉反抗動員令投奔莎伏亞游擊隊的有許多是巴黎和里昂的居民。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大批法國愛國青年奔赴莎伏亞，該處游擊隊日益擴大中。德意軍與維琪軍雖已向莎伏亞愛國志士下最後通牒，但彼等尚未開始『討伐』行動。現游擊隊與德意佔領軍間形成僵局，意軍圖謀不戰而使游擊隊就範，維琪軍深恐以此引起內鬨，惟德軍堅主採取斷然措置。一般相信，此項僵局當難維持過久。據瑞士報紙稱，爲作莎伏亞游擊隊之聲援，反抗運動正在全法風起雲湧。又訊：維琪政府公佈法令，謂凡與游擊隊有互通聲息之嫌疑者，以逃避總動員論罪，立予槍決。

中央社蘇黎世十八日路電：此間獲悉，軸心軍復度過猶豫之一日，彼等對於是否進攻薩伏亞山中之法國志士仍躊躇不決；然有種種跡象，表示此項平靜局面即將結束。法機動部隊，已離法國日內瓦湖濱之桑農，法向不明。現有軍隊約二千名佔領附近村落，瑞士某報稱，法國之反抗運動正擴及全國。

韃靼共和國人民
又捐獻一億盧布
建立「韃靼戰鬥機隊」

（本報特譯）喀山二十日塔斯電：以前曾捐獻一萬萬盧布，建立坦克縱隊的韃靼共和國集體農民及知識份子，最近又在國家銀行儲存私人積蓄一萬萬盧布，以建立「韃靼蘇維埃戰鬥機隊」。又該共和國工人在戰爭期間募集五千餘萬盧布作爲國防基金，向紅軍獻出價值二千九百萬盧布的禮物，並爲紅軍搜集大批冬衣。

南希游擊隊
會師兩國邊境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塔斯社伊斯丹堡訊：以前孤立的游擊隊，已於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之佛羅里那會合成巨大軍力。在反對佔領者的戰鬥中，南斯拉夫愛國者與在奧林帕斯地區作戰之希臘游擊隊取得聯繫。此游擊隊經常破壞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間的交通，以及薩羅尼加與波多利間的鐵路。

突境不時有激戰

倫敦二十日路電：據今日下午阿爾及爾廣播，德軍數度進攻塔米拉西南，俱經擊退。英軍現固守本週初所奪獲之陣地。突尼西亞各處因大雨泥濘，機械化部隊已不能繼續作戰。盟機活動亦少。美軍繼續在艾爾桂塔爾以東鞏固並改善其陣地，雙方不時發生激戰。

開羅十九日路電：西部沙漠空軍之攻擊力量，自準備作突尼斯之戰事以來，現已達於極盛之點。最近飛抵突尼西亞東部增援之空軍中，有優秀之波蘭戰鬥機駕駛員若干。

德寇掩耳盜鈴的宣傳和中路戰局的眞象

塔斯社軍事觀察家　安得列夫上校

爲着掩飾在蘇德戰綫北段的慘敗，希特勒的無綫電廣播觀察家戴第馬在三月九日說：「德軍在中路所以棄守了許多設防的陣地，完全是依照德軍統帥部預定計劃的結果，而並未受到任何紅軍軍事上的威脅。戴氏更認爲完全是基於「軍事行動的自由」，爲了避免陣地的過於突出，而要自動地放棄掉像德米揚斯克、塞夫以及其他幾個據點。

但戴第馬將軍對所謂「軍事行動的自由」的解釋，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塞夫、西卻夫卡和格沙斯克的克復，紅軍繳獲了無數的武器，擊斃敵人在萬餘以上。在塞夫，蘇軍繳獲了一百一十二輛坦克，七十八門大砲；在西卻夫卡，蘇軍繳獲了三百一十輛坦克，四十一門大砲和二百五十挺機槍。假若真的是他們按照預定計劃的退却，那他們不會有這樣多的損失，而也只有在紅軍迅速的奮力的連續的痛擊之下，希特勒匪徒才不免落荒地丟掉這些個寶貴的武器。

像德米揚斯克這樣鞏固防地的丟失，與塞夫、西卻夫卡和格沙斯克等地的被迫棄守，從各方面講都是德寇在軍略上莫大的損失，紅軍以最有力的搏擊，突破了德寇早在一九四一年便已經築就了的設防陣地，和塞夫與菲雅茲馬間的要塞區。這個要塞區處於斯摩稜斯克——維特貝斯克德軍陣地的最重要的屏障地位，而可以供德軍在全個東綫上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機動區域；這裏有着森林地，沼澤地，密如蛛網的河流和星羅棋布的公路，足够德軍進行一種極爲得手的軍事防禦。在哥拉茲克區某些個地區裏，每一個公里的距離之內，都有着四十到六十個碉堡，而其所構成的砲火和機槍火力網，差不多是沒有法子可以對這個地區進攻的。雖然，在利用種種有利的戰術和靈活的迂迴之下，紅軍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收復了這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戴第馬將軍當他說到「軍事行動的自由」的時候，事實上他是在做着欺騙他的聽衆的工作。在紅軍最有力的打擊之下，德寇只有他們自已知道，他們在人力和配備上，是受了多麼嚴重的損失；爲着「打腫了臉充胖子」，爲着不再引起已經成了驚弓之鳥的德國民衆之間的騷動，戴第馬不得不說，這是爲了「軍事行動的自由」，爲了避免陣地的過於突出。

幾天以前，在伊爾曼湖南岸，紅軍繼續展開攻勢的結果，克復了斯塔羅——拉穆西佛，和諾佛——拉穆西佛（在羅瓦特河上，距斯塔拉雅魯薩二十五公里。）等幾個重要的居民區。格沙斯克以西，在格沙斯克——菲雅茲馬鐵綫上，紅軍克復了圖曼諾佛區首府。在格沙斯克——塞夫鐵路綫上克復了諾佛杜吉諾區首府。菲雅茲馬以東，在菲雅茲馬——卡盧加鐵路綫上，紅軍克復了乔基諾車站和伊沙科佛。克復了西卻夫卡以後．在繼續展開攻勢中，紅軍主力已經抵達第尼伯河上游，進入斯摩稜斯克省境內。

昨天（十日），在斯摩稜斯克省境，與塞夫和維果基魯基之間的鐵道綫以南四十二公里，紅軍又克復了貝爾城。

中路紅軍這樣不斷的進展，是戴第馬將軍的「軍事觀察」所必不可避免的致命的礁石。

（本報特譯：莫斯科十一日塔斯電。）

人民反德勢如燎原
意軍封鎖南部諸省

（本報特譯）開羅十八日塔斯電：消息靈通方面報告：意大利南部各地區最近發生嚴重的騷動，派遣、沙來耶和沙普里等地人民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德國派遣軍的强盜行爲。警察隊封鎖南部數省，以孤立「不安份子」，沿海的卡來勃利亞、坎派左亞及羅卡尼亞等市鎮已非正式公佈進入被圍困狀態。從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各省到南部各省的道，已禁止通行。只有擔負緊急任務的政府官員能取得軍方通行証准許南下。

（本報特譯）日內瓦十八日塔斯電：意大利各大城市法西斯黨組織紛紛集會．討論黨指導機關發下關於意大利國內情勢的函件。該函長篇大論的敘述墨索里尼和里賓特羅甫的會談，並誇揚說，會談結果「意大利在軸心國家內的重要地位大爲增加」。指示信中又說，羅馬會議再度證明：「意大利軍政策略的優越」、意大利在巴爾幹諸國間之地位鞏固，並與匈牙利形成了密切的聯系。關於國內問題，該信指出，意大利必須不惜任何犧牲解決若干重要問題，像要求在地中海和對法國取得特權等是。這表示意國當局覺得必須在高叫「軸心堅固團結」的同時，指示法西斯機關在某些方面德意兩方意見之差異和矛盾。

匈羅矛盾尖銳化
羅再提領土要求

（本報特譯）日內瓦十八日塔斯電：布加勒斯特方面傳來消息証明，羅馬尼亞所推行的反匈運動最近恢復進行後，氣勢日益高漲。安多尼斯哥政府最近公開提出要求佔有巴納特，同時並指陳羅馬尼亞決不收回其對外雪瓦尼亞的要求。從外雪瓦尼亞撤出的羅馬尼亞人的組織會在吐羅維舉行示威，羅政府並在當時對這些人舉行授旗儀式。示威組織的主席在大會講演中描述羅人「在外雪瓦尼亞北部所受的痛苦」，並說「我們雖遭受苦難，但深信解放的日子已經接近」。布加勒斯特廣播台在報告那次示威大會情形時，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納粹派員調查損失
克虜伯廠遭重創後

（本報特譯）伯恩二十日塔斯電：埃森方面傳來消息說，德軍火軍需部長斯貝爾，帶領大批專家到達埃森，目的在調查克虜伯工廠十二日夜間被炸受災的範圍和詳情。

安哥拉十九日路電：據獨立法國通訊社訪員稱，柏林最近迭遭空襲，死者七百六十人、傷者二千人、無家可歸者三十萬人。

美國務卿赫爾稱
與艾登會談進行頗順利

華盛頓十九日路電：赫爾今日就與艾登會談之進展情形發表談話稱，彼等會討論一般之原則與政策，而非致力於具體細目之討論。彼等之目的，爲尋求兩國政府間對於可用於目前及未來國際局勢一般原則之相似觀點。會談之進行頗爲順利，並足使人興奮。

華盛頓十九日路電：艾登本日與英軍事代表團長第爾共進午餐，並約定與美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會談，其赴紐約之行期已延至本日下午。

國內外

湖北和湖南邊境地帶，我們反攻的軍隊已經在二十日把華容縣城克復了，敵人現又[illegible]

[illegible]摩稜斯克的包圍圈。西北方面紅軍在伊爾曼湖南岸也勝利展開攻勢。沿着蘇聯西南部的頓內茨河，現在紅軍正和德寇激[illegible]勢很浩大。德國軍隊到意大利去，意大利人民非常憤恨他們的强盜

鄂湘邊境

我軍攻克華容城

敵由江北調援反撲　我各路正予回擊中

中央社南縣二十日電：華容城敵增援後，十八日午在飛機多架助戰下，向我猛烈反撲，我軍沉着迎擊，當展開極劇烈之戰鬥。至十九日晨，敵因死傷過重，攻勢頓挫，我即乘勝向其猛擊，曾一度攻入城內狀元街，在巷戰中我將敵擊斃百餘。至二十日午，我已將該城全部克復。石首以南之江波渡，十九日經我軍猛攻，於當午克復，續向老山咀（石首西南）攻擊中。藕池口之敵向我反撲，至十九日晨曾有一部侵至譚家灣附近，當被我擊退。當午敵復在飛機多架掩護下再度向我反撲，經我軍猛烈迎擊，戰鬥至爲激烈，刻仍在該市郊外續戰中。我軍向侵踞彌陀寺之敵攻擊，敵受創甚重，已呈不支，急由江北增來援敵一部，於十八日午向我反撲，其另一股復由馬家咀經敵家擂向米積台進犯，戰至十九日午，我將其擊退，綱敵復增援來犯，刻激戰正持續中。

中央社常德十九日電：藕池口、彌陀寺等處之敵，刻由江北分別增援，十八日午各在敵機多架掩護下，向我猛烈反撲，我軍沉着迎擊，遂即展開慘烈戰鬥，敵我死傷均重，現仍續戰未已。

中央社恩施十九日電：十七日午前，黃永滿經我猛攻克復，該處殘敵紛向江北逃竄。

中央社平江十九日電：鄂南、湘北我軍某某等部，分路向敵進擊，十六、十七等日，續在南林橋（通山西南）忠防（崇陽東南）等地擊斃敵甚衆，曾在崇陽至羊樓司公路上擒獲敵運輸增援之汽車多輛。

中央社平江二十日電：在粵漢路北段敵後活躍之我軍，已攻入雲溪車站，同時我猛攻岳陽部隊，佔領城南雞山舖附近高地及各據點，斃敵甚多。

魯南我軍猛烈出擊

攻克碉堡四十餘座　敵集兵萬餘報復進犯

中央社山東某地十九日電：魯東我軍某部，八日向某縣以北敵偽襲擊，當攻克據點三處，攻佔碉堡四十餘座，擊斃敵偽三百餘，生俘偽中隊長以下百餘名，鹵獲步槍百二十餘支及其他軍用品甚多。十一日，敵糾集萬餘，分六路向我魯南地區進犯，企圖向我軍包圍。我軍奮勇迎擊，並出核心轉進外線，向敵後突擊，繼續打擊敵人中。

晉西北

敵冒犯神堂溝　遭我迎頭痛擊

新華社晉西北十九日電：敵獨立第三旅團西烟大隊之小村中隊長，親率所部百五十人，及偽軍千餘，並附迫擊砲、輕重機槍、擲彈筒等，於上月十六日拂曉，合擊駐神堂溝（靜樂屬）我軍，因我軍事先偵悉，遂先機佔領有利地形，待敵到達後，進入戰鬥，從早至晚，經我正面猛衝與側背夾擊，敵恐被殲，乃狼狽突圍，倉惶逃命，我軍跟蹤追擊數十里始返。此役計斃傷敵偽小村中隊長以下八十餘名，生俘敵軍二名，繳獲步槍十餘支，及其他軍用品一部。

興縣舉行騾馬大會

解決農民耕畜困難

新華社晉西北十八日電：瑞雪普降後，各地農民日夜忙於運糞翻地，春耕已經開始。爲了解決農民耕牛及農具的困難，在興縣貿易局、市政府及商聯會共同積極籌備之下，盛大的騾馬大會照例於舊曆二月二日（三月七日）舉行，會期六天，臨縣、方山、岢嵐、嵐縣、河曲、保德各縣商人亦趕來參加，此外尚有河北、河南、東路客商，參加大會人數共達萬餘，馬牛驢二三千頭，盛況爲抗戰以來所未有。

新華社晉西北十八日電：由於兩年來根據地內農民生活日趨改善，今年政府復積極務放大批農貸，獎勵生產，今年興縣騾馬大會的牲口買賣非常活躍，有組織無組織的牛客共達四五十人，每日每人交成生意均在十餘以上，政府亦從中獎勵，不但免去捐稅，且從各方面促成交易。其次，在農具方面，大批鐝頭、鎬頭、犁、鐵鍬、鏟子等農具，羅列會場一角，買賣極好。拿着新農具的農民沿街絡繹不絕，由此可見農民生產情緒高漲之一斑。

朝鮮青年革命學校

擴大規模加緊學習

新華社太行十八日電：此間朝鮮義勇軍所舉辦的朝鮮青年革命學校，自成立迄今，已將近兩月，最近該校擴大爲五個班、學習軍事、政治、羣衆工作、以整風爲主。本月九日，在整風學習動員會上，該校領導者武亭作重要發言，號召朝鮮同志，要隨同盟國的勝利積極準備復國。首先的問題，即是朝鮮同志在思想行動上統一起來。因此，要認真的進行整風。並指出：（一）朝鮮義勇軍不只要有槍桿，並還要有強的政治修養；（二）要把整風與朝鮮革命實踐聯繫起來；（三）學習時應當讀進書裏去，不應徘徊於書本之外。現該校已開始緊張學習，聞該校整風期間爲五個月。

又訊：朝鮮音樂家鄭律成，頃在太行區朝鮮義勇軍中發起組織朝鮮文藝協會，聞該會將於四月中旬正式成立。

山東清河專署舉辦

生產貸款二百萬元

新華社魯北十七日電：清河專署生產建設委員會，頃決定舉辦生產貸款二百萬元，其中開荒貸款一百萬元，春耕貸款二十五萬元，紡織及其他貸款七十五萬元。

新華社魯中十七日電：泰山訊：泰山專署公佈一九四三年農業生產建設，共掘井八百三十口，開渠四千一百八十丈，封山一百四十八處（合七千二百餘畝），設苗圃十三處（合八十七畝），植樹十四萬零九百株，種棉九千一百畝。此外，爲推動農業生產，政府曾貸款五萬五千餘元，組織代耕隊一萬四千八百人，代抗屬耕地一萬二千餘畝，種地三千九百餘畝，代貧民耕地九千九百餘畝，種地一千六百餘畝。

簡訊

新華社魯中十七日電：濱海訊：濱海區一九四三年生產節約計劃，頃已經專署擬就公佈，共擬生產節約四百萬元。此外並規定：一、生產節約款額除提出一部獎勵外，全部歸公；二、統一各單位生產基金；三、嚴格預決算及供給制度；四、建立金庫。

東北通訊

羣魔亂舞民生塗炭

修棃

在現在的東北那個羣魔亂舞的地方，所有的同胞都在慘痛地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而最慘的莫過於小職員和工人們。他們每天流着血汗，辛辛苦苦幹十四五個鐘頭拿到的錢，還不能維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快活，什麼叫自由。他們在街上不敢和旁人談話，不敢三三兩兩的結伴同行，隨時隨地的謹愼小心，還免不了今天被偵訊明天被審問。小職員爲了保持那個吃不飽的飯碗，不管過年過節上司過生日或上司的老婆生孩子，借債押當也得送禮。家裏的老婆孩子可以三天不吃飯，而這種「禮」却不可不送。至於工人們，那就更苦了，那麼可憐的一點點工資，還得先去「孝敬」工頭，剩下的然後才能歸爲自已享用。誰家倘若有年青的姑娘或媳婦，被工頭們知道了那沒有旁的話說，就得老老實實讓他們蹂躪。在這樣殘酷的蹂躪下生活着的窮苦同胞們爲了等待祖國的翻身，他們一天天的噙着凄楚的眼淚。

東北的青少年們，也在極度悲苦的非人生活中。狡黠的敵寇爲了進行奴化教育，標打着青年和兒童們到「學校」裏去，家裏沒飯吃，餓着肚子也得去。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日本人當副校長，一切大權都操在他手裏，教員都是一些昏庸老朽，除掉吃飯什麼也不懂的「人物」。所有的課程，只是一個空名目，內容是狗臭屁一大堆，一點正經東西也沒有。敵人正願意那樣中國人越無知越好，只要記住幾句什麼「日滿親善」「以死報國」「忠君愛國」……就得了。

敵寇爲了「增加生產」支撐牠垂死的生命，對於那些還沒有長成的孩子們也要敲骨剝髓地壓榨「勞力」，每一學期終了，規定一次「勤勞奉仕」，期限是十天或半月，成天價不停的勞作，從早到晚，不准片刻休息，這大大的摧殘了每個小學生的健康，妨害了他們的發育。

偽滿的學校，放假的日子最多，只要是個紀念日就休假一天，參拜什麼神社，遊行。每次舉行什麼典禮或開什麼大會，一定先要向「日滿國旗」敬禮，然後再向偽「皇帝」「御影」敬禮，然後由校長恭讀「詔書」……這些鬼把戲，每開會都得小心翼翼地去做；一個粗心就有掉腦袋的危險。東北的青年人誰願意忍受這些無窮無盡的欺凌和蹂躪呢！暗地裏都在關懷地探聽着祖國的消息。

最無恥的是那些官僚，他們不管大官也好，小官也好，文官也好，武官也好，都有一套熟練的「拍馬」術。那裏的所謂官場，簡直就是「拍馬競技場」，一些寡廉鮮恥的漢奸敗類們，一個個裝着笑臉，想着各種各樣的方法向敵人獻媚。偽滿洲國的張煥相，是一個所謂了不起的「大臣」，他爲了企圖求得敵人進一步的信任，想了一個討好的方法，說什麼「天照大神」遺留下建國三種神器——「天叢雲劍」「八呎鏡」「八坂瓊曲玉」……日本從建國起各地就有大規模的神社建築，裏面供着上述的三種「神器」，每逢神社祭祀的日子，全國官民一律隆重舉行參拜。張煥相瞧準了這一着，於是就請求敵人允許他建築一個神社，以聯絡「日滿一體」的感情。日本鬼子果然稱讚了他幾句，於是張煥相就快活得蹺起尾巴來，立刻選定了撫順縣營盤區的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把那裏的老百姓都一腳踢走，便強抓附近的農民搬磚運瓦的建築起來。張煥相爲了諂媚到底，更於日本請了幾個和尙從事「指導」建築，佈置陳設。完工以後又舉行什麼公開祭典，日本「天皇」特派大使去參加，「新京」偽政府各「大臣」亦紛紛蒞臨，各偽縣及各偽機關學校亦都派有代表參加。張煥相爲了使這個偉大的拍馬計劃，無遺憾地完成，又把自己的老婆拉出來在筵席間好好地「招待」了一番，那些貪婪淫穢的日本鬼子們才算滿足的醉醺醺地回去了。

日寇依靠了這些無廉寡恥昏瞶淫亂的漢奸們，在恣意地吮吸着東北人民的血。東北人民正在暗無天日的地獄中，過着慘痛的日子。

小言

「清政」

尹敏

日寇不僅是強盜，對漢奸們來說，還是個大贓主。他指使漢奸們來無孔不入的搶劫搜刮老百姓，他坐地分贓。他分贓的辦法有多種，其中讓漢奸們「孝敬」是一種，最近則更有巧妙的辦法：那就是在某個漢奸頭上，戴上一頂「貪汙」帽子，將其財產沒收入自己私囊。殷逆同本是幫助日寇掠奪中國人民最忠實最賣力氣的爪牙之一，但死後，財產和囤積的糧食都被沒收了。

日寇把這種分贓妙計，叫做「清政」。其實依附於日寇的大小漢奸們，那一個不是害民之蠹！「無官不貪，有吏皆汙」，是偽組織的最眞切的寫實。那麼偽組織之「政」，如何「清」呢？然而日寇之意，並不在此，而在於：一、使漢奸互相傾軋，從中選擇最忠實的奴僕；二、以「貪汙」相脅，多收入些贓物；三、以所謂「澄清吏治」，欺騙中國老百姓，好在被「清」者是漢奸，與日寇並無痛癢，而自己還可以裝出「爲民除害」的假慈悲相。名利兼收，一舉數得。

然而日寇之計雖巧，中國人民亦並不傻。漢奸貪暴確實可恨，日寇的強盜行爲，更屬切齒難忘。中國人民是會像打掃塵糞一樣，把他們統統一掃而光的。

戰時的東京

張帆

敵們組織的「華北赴日參觀團」，於去年六月一日出發，十二月返回敵佔區，下面的一些材料是依據某團員的談話所寫的。——記者

（一）「親出征」與「無言凱旋」

[illegible]

（二）理髮館的告白

[illegible]

（五）未亡人的淚

[illegible]

南甸，是敵人的墳地！

洛灝

——軍區東南綫反覊食鬥爭報告

站在員外嶺的山頂，瞻望南甸的東部，面前伸展的是那漫遠的平原，起伏的丘陵，那稠密的黑點是叢樹環抱的村莊。……

落日似金子般的輝耀着南甸河清澈的流水，白楊象一個巨人以魁偉的軀體伸向天空，當朦朧的沙灘撒上夜網，三月的南甸的夜是顯得更加恬靜更加莊嚴了！

民主自由的南甸，我們底南甸是可愛的！我們底南甸永遠屬於我們！

我走過南甸區的村莊，我遇到的每一個人民，他們都帶着不可征服的勇敢，也帶着一種不可言語的熱情，他們向我說：

『咱們這兒爲啥不多發幾枝槍呢？』

『手榴彈多給咱們這兒幾個不行啊？還發些地雷喔？』東南綫的民兵，游擊組在準備着進擊敵人。

南甸區的人民，已經懂得如果生活失去安靜的時候，是決不屈膝的。對於我們的敵人只有打擊，沒有退讓！

南甸區的人民現在是到處在商量着鬥爭中怎樣殺傷敵人。

我見到一羣羣的預備兵，他們都湧入大隊部區公所要求馬上入伍，他們的說話是那樣的單純和激昂，他們不會說話，但所說的每一個字卻是表現着無限的淳樸和忠誠。

『不報名，眼看着洋鬼子就來了，不入還沾？』康××才十九歲他曾經這樣說。

李××，今年才十八歲，去年報名參加義務兵，區裏嫌他年齡小，今天，他卻帶來了行李，他說：

『年歲够了，鬼子也快來，這次非參加不行！』

南甸區的預備兵，他們深深的愛着自己的家鄉，然而有了家而不能在家安居的時候，那麼唯一的出路，只有是守着自己的土地，參加子弟兵用槍桿來保衛了。

南甸區的人民知道只有反抗，才有出路。因爲他們沒有忘記，當李家坡修成碉堡以後，李家坡的全部婦女所遭受到的悲慘與恥辱，不論在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她們要的是怎樣逃避過鬼子的第八次或者第十次姦淫！

南甸區的人民沒有畏懼沒有驚惶，因爲他們清楚聽說當北七汲的據點建立以後，只要是能够走路的男女老少成天都要爲鬼子築碉堡，修汽路，挖溝，搬磚。更使他們記得的，是讓你將褲腿張開着，鬼子用一桶桶的冰水，倒入你褲子裏。

南甸區的人民只有悲憤沒有哭泣，他們看到離自己不遠的劉楊村裏在鬼子沒有佔以前是這一帶最富庶的一個村子，然而現在已經沒有一家不是流離失所到處求乞了。最近鬼子查了一次戶口，能見到全戶人口的只有一家，而戶主是一個光身漢；這個光身漢也剛剛湊巧由外面求乞回來。現在村裏蕎麥花是唯一而稀有的食糧，看到逃往根據地的難民每個人的臉孔都是那樣青黃和浮腫！

在朔風凜冽的寒冬，七汲附近的老百姓就開始一律要爲鬼子做土坯二個人一天的產量必須是七百！而婦女們兒童們則要用頭頂運坯，每次至少三塊。現在堆積在七汲附近的坯，總數已不下六、七十萬了。

從平山城到水碾的汽路上，那來自行唐、獲鹿、元氏、竇皇的大車，被鬼子的尖尖的皮鞭子拖曳着。磚頭從村莊的牆壁上倒下來，壓得大車的軸輪咯咯發響，長鞭子呼嘯着，塵土瀰漫的飛起。自二十三號到現在每天在汽路上滾動着的是那漫長而嘈雜的六七百輛大車的行列。

現在每到晚上，我們的子弟兵到處割電綫平溝毀坯。有一個晚上拆毀二千五百塊土坯。在天亮的時候，這裏或那裏起着單聲的巨大的爆炸聲，那是我們昨夜埋的地雷，現在在開花結果了！

鬼子在陽曆年底就預示着推進了，然而從陽曆年底推到陰曆年底，從陰曆年底又延到二月底，現在卻在嚷着說要在三月底一定完成計劃了。

我從南甸回來，在路上又遇到子弟兵在演習攻擊村落戰，我立刻想起我不應該疏忽得不說出這裏的子弟兵也在準備向鬼子進行一個頭等重要的『獻禮』！

民主自由的南甸，我們底南甸是可愛的！

南甸區的人民永遠保衛南甸！

南甸，是敵人的墳地！

鬥爭在繼續展開！

三，二，一九四三夜在抗敵

五台敵寇的無恥掠奪

駱耀

[illegible]

精神訓練

敵軍生活

[illegible]

照妖鏡（九）

[illegible]